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四十九

賀啓

建安葉黃子實編

大尉文臣

四六

全篇伏蕃誕頌麻制寵陟將壇喜氣光朝驩聲載路恭惟  
某官直清博大沉厚高明出入五朝身任四海之重雍容  
三省望俱九鼎之崇番稅金師存殁累歲禧保勝安邊之策百  
發具興奮鈞深致遠之威狂謀自寢果聞顯渥敷告治朝豈獨  
先招於弼臣固已聳震於夷虜夫雄藩巨鎮固人情之所共  
榮而大纛高牙在儒者乃爲可貴仰各實之其矣揆古今而罕  
儔始遊翰墨之場榮光四海之英俊逮編機衛之任遂秉一方  
之節旄凡此致身富貴之功實惟兼資文武之効元者全德夫  
何方虎之敢綸遠欽長駟必適周召而後立某被眷惟厚受恩  
最深方依節度制之尊未恨聲名之晚其惟忻忭更倍等夷  
集路朝之班誕揚制命 輟祕殿儒學之英 增秩賜金

出府少之節來付師垣 提和門韜畧之要 登壇授鉞

入而許謨在道非臯夔之策不陳 將五雄而兼用

出則談笑臨邊比方虎之才何歎 月三捷以告功

增秩賜金筭回於睠注 臨軒用樂以答元功 戎夏登聞

登壇受鉞尤示於褒崇 告廟策勲以崇殊典 狎人益喜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當四輔三公之冠 兼君國之異容

賢人在朝折衝千里 專五侯九伯之征 極將相之隆教

米威有克壯之元老 廟堂餘事何拘文武之方 勲書盟府

無兢以列文之辟公 江漢奇功無取干城之未 寵錫師中

九疊相望隱若金湯之固 白翟烏延久任有同里社於

七軍用命坐收茅土之勲 碧油紅旆畫歸終遠於卿閭

樓船下瀨難施矍鑠之能 威名久著於邊鄙 果膺異寵

袞職東歸敢獻穆清之頌 眷注素隆於中宸 顯貳元戎

聖朝褒德而錄賢 先帝東賢蚤參於機務 方銘功於彝鼎

勲臣加北以進律

聖皇圖舊久付於邊權

宜祀象於雲臺

誕布冊書榮更將鉞

珍逆節於羗夷

表聖朝之尚得

行封多賦增秋上公

震先聲於靈夏

見明詔以褒功

伏波方畧既開合於孫吳

斬級雲中免清氣侵

疆梁褫氣

剖藪詩書遂率先於孤趙

散金廡下大振威名

曠戾悛心

梅常備載於勲庸

甲伯藩宣諒夾輔於周室

鑿門受律

屏翰益光於倚注

段干偃息蓋卧治於淮陽

堅壁防秋

進掌武之秩用冠三公

加祿菜之封更喻千戶

### 武臣刺史

總說

順宗實錄云張萬福爲知州刺史行營防禦使則武臣之帶刺史自唐始有之常集攝制刺史制云仍假符

四六 全篇授臣之鉞雲望餘光分刺史之符遂依隆

集官忠揭日月家嚴雪霜早歲臨戎即登於勇壽十年毫

鏗斐勒於勲名遠遼瑣之多虞由殿嚴而遣戍茂宣皇畧壅控  
天驕倚頌布露之間迺正齊旄之拜頤茲拜瑣方籍帡幪瞻碧  
幙以非遙馳赤書而敢後

出宣威舍超進使權肅提貔虎之師俯鎖甌閩之地先聲所被  
獨部知歸伏惟某官學洞韜鈴家傳旄鉞名馳閩外常坐折  
於遐衝族冠山西風有聞於奔世之從艱險備著忠勤暫寬南  
顧之憂即正中權之拜某頃聯從素每接朝裾方得請於符章  
遂記安於旌節驅攘暴亂已聞邾境之清蘇息凋瘵佇慰部民  
之望

漢制秉傳行所部

俾峻超於橫列

俾以武階之峻

唐命持節督一州

仍遙領於方州

領茲郡刺之雄

止其刺筆之秩

特頒殊渥

其錫贊書

其迂階秩

付以訓齊之雄

升刺大州

俾陞州任

俾領州旂

郡督之榮

往分郡刺

使範之符

州契之命

列部之刺

榮印使懸

兵鈐之重

分符之籠

領使方州

握郡刺

護帥一道

分郡州

## 留後

總說

唐節度有留後長慶四年留後改爲知縣官從王涯請也

德軍兩便留後留後之名自北始也

國朝大中祥符大年景

德殿使新州觀察使劉承規爲安遠軍節度觀察留後任兩使留後非致仕之官以成規逮事三朝有勳効特以授之

故事

唐韓滂壞始爲邠寧留後奉天之符以兵入衛天子赴難功第一王處休爲李抱真軍左司馬領留後段秀實

李嗣業軍留後 馮河清涇軍都度軍留後

四六 唐之藩邸以留後爲重 番後之權均於元師  
周之列國以諸公爲貴 邵公之爵貴於諸侯  
進留車於外間 寵陞留鎮之章  
舉兩使之留印 增重大藩然望

### 殿前司

統說 隋有十二衛大將軍 唐武德中改隋翊衛曰左右衛又  
有駃騎尉左右武衛左右威衛領衛金門衛豎門衛千牛  
衛胥隸十六衛又有左右羽林軍龍武軍神武軍是爲六軍  
國朝殿前司周顯德元年詔募天下豪傑躬親試閱選武藝超  
絕又有身首者分署爲殿前諸班因有散員散指揮使內殿直  
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國朝因之掌殿前諸班諸直及步騎諸  
持之名籍及訓練之政令都指揮使 國朝初有都點檢副都  
點檢之名在都指揮使之上後不復置

環珙周廬法十二星之衛 祈父之官司王爪士

四六 參縱禁旅張百萬師之雄 上將之任爲國虎臣

統以周廬之衛 秉油幕之聖權 羽林神兵北環天衛之衆

賜以戎轟之行 爲羽林之上將 黃帝陣法中嚴拜律之師

統天下之勁賢壯師兵之權 必資爪牙之良 茂建師權

扈殿中之嚴更虞風夜之警 以重心膺之寄 夙提禁旅

千廬列衛人提禁旅之嚴 惟國家再造勉追尚父之前功

十乘啓行出提藩方之寄 如帶礪未存當用漢家之故事

龍豹之韜 進提虎旅之嚴 外提禁旅之嚴 霜露戎馬

虎視之衆 環總星藩之衛 中護星居之重 夙夜軒輝

拱扈宸闈 出寄爲腹之心 俾建高牙於臣屏 統司環列

肅嚴徽道 玩虜得其腰領 入懸環尹於周廬 周衛紫宸

萬騎之選師 禁衛九重 統提葆衛 周之七革皇居之重

千廬之嚴徽 周廬千列 密拱宸庭 漢之八屯禁



入爲師尹 居幕府折衝之任 頭奉宸思 殿除 營  
出摠九戎 領羽林宿衛之兵 就兼戎律 衛禁 藩籬

### 三衛

總說 國朝有侍衛親軍司有副都指揮使又有侍衛馬軍掌  
又殿前司與侍衛親軍分爲兩司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  
使侍衛一司自分爲二與殿前司列爲三衛衛

四 肅提縱虎 恪臨環列 擁節總師 殿師  
玉帳深嚴 軍政脩明 宣勞魏闡 殿廬

### 諸衛將軍

總說 隋百官志煬帝即位改左右衛爲左右翊衛左右備身爲  
左右騎衛左右武衛依舊名改領軍爲左右屯衛加置左

右禦改左右武侯爲左右候衛是爲十二衛又改領左右府爲左右備身府左右監門依舊名凡十六府十二衛各置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總府事唐府兵列於外至在內有左右威衛將軍左右領軍衛將軍有左右金吾衛左右監衛左右十牛衛大將軍又有羽林龍武神武策將軍馬步司都虞候

四六

環府之班 統司環列 肅將雲騎  
衛府之列 密拱嚴宸 密衛天庭

馬步軍都虞候

總說

東齊記事殿前司捧日天武軍司龍衛步軍司神衛馬步司謂之上四軍各左右廂廂各三軍每軍五指揮各有都指揮使一員都虞候副之

四六

既建三師以護周廬之師 屬疇咨於事勞 虞度兵計  
又設候奄以訓齊政之殊 宜進懸於候奄 候

四廂都副指揮使

總說

四廂乃殿前司所謂捧日天武龍衛神衛也

四六 全篇恭惟某官天資忠義世德元華用之則行威而不怒處富貴功名之外游詩書禮樂之中父子被遇於兩朝並列岳休於白世風流是以豈徒讀趙奢之書公議所歸未嘗私和笑之舉屬徽從匪茹之際有母奴未威之憂歷殿大邦獨當一面蔽江淮長城者萬里護秦雍借泰山之四維竚觀遡歸壘膺峻用某仰高爲久覲德未遑叙外秋風寒事想侵於旌旆錦城夜夢心思密迓於闕門願望履之何時尚登堂之有日馳情雖切染報則踈

外則瞻天之威以杆戎方之侮

屬廂部之一師

爲左右之四軍

以拱嚴於殿陛 法天象之衛 漢之八屯 禁衛之兵  
以徽循於都城 治王城之兵 用之七卒 分領之步  
以授虎臣 比遷廂部之領 以護宸嚴之侍  
宜規軍志 益嚴城徽之呵 皆列營衛之司

### 橫行

總說 唐制百官職皆几寺三監分典開元中始置諸使其後漸  
增由是寺監之利多歸諸使多內侍省官或將軍兼充天  
祚後及五代用外廷臣以卿監將軍刺史以上領使 國朝定  
內客省使至閣門使謂之橫班皇城使以下二十名謂之東班  
宮苑使以下二十名謂之西班初猶有正官充其後但以檢校  
官爲之皇城使改官曾任邊有撫轉運總管五舉則與除遠郡刺史  
四六 雜會計之令 爰有常典 其陟橫街 橫陞極班  
而遷序之恩 必以專制 俾分部散 升冠橫班

皇城司

總說 五代梁乾化六年五月詔日端闈正門也且以時開敬用  
遼陽氣委皇城司準列檢校啓門車駕出則闔戶非國朝

因其名

四六 拱衛宸極 總統周廬 領衛紫垣 掌司徽列  
密侍清光 密環絳闕 茂膺三接 密衛清都

御帶

總說 國朝嘗選三班以上武親信者佩纓鞬御劔珽以內臣爲  
之初正名御帶咸平元年改爲帶御器械以馬知節石知  
顯綦政張旻爲使並帶御器械初是戕正名御帶至是改爲

四六 冠鷗張弋 恪勤天仗 寅秉天戈 恭持利器  
祇動天竺 密拱紫垣 對揚先寵 儼伏天光

閣門

總說

國朝太平興國五年通事舍人王魯夫儀太宗令今後不得通贊只令引班赴閣門祇應者燕閣稱閣下祇候

故事

李惟賢爲閣門通事舍人習朝廷禮制教奏事請旨仁宗嘗書忠信李惟賢五字賜之又賜李惟賢忠孝勤謹知

四六

黃肅朝班  
相介忠謹

侍驢禁闥

引班整列

聯肅駕行

密迎清光

祇恪宸庭

對楊休命

門司

四六

祇勤祕掖  
茂對清光

密侍疑旒

宰司宮鑰

肅將禁闥

恪恭紫禁

祇事忠勞

祇勤絳闥

東西上閣門

總說 國朝東西上閣門司紫宸殿前南廊置使副使常  
事舊名承旨

國朝閣門使副使掌供奉乘輿朝會避幸大宴及贊引親王宰  
相百僚蕃客朝見醉糾彈儀

故事

內朝崇班錢晦累遷至閣門使官官王守忠領節度觀祭  
番後牒閣門定朝立燕坐晦因對言天子太朝令官官

是大夫坐殿上必爲四夷所笑守忠又欲以禮服進酒晦以爲  
不可禮官議與晦同而言事官亦有是言守忠田是太沮

四六

華閣尤司實在邃嚴之地 思得戎班之峻 閣門置使  
大庭贊命允資親信之臣 長吾賓贊之僚 地近眠清

大徵法庫

以導帝者之命

並履東西之戶

宜陟禁閣之秩

置使二閣

以贊群辟之儀

交相左右之儀

益相治朝之儀

肅等威於表著之伍 其服端闈

傳躡博於陞廡之間 統司謁者

館伴

總說

國朝四方館在朝堂門外使闕則客省引進闕門使副兼掌太中祥符五年陳彭年進四方館儀制一卷康定元年章得象脩成四方館條例一卷

四六

聞皇崇隆 使華光遠 寅恭朝儀 肅將王禮  
肅迎賓客 王禮普崇 有光國軀 焉國光華

軫轄

路分

總說 國朝以朝官及諸司使充軫轄嘉祐中內臣多爲軫轄都監治年二年路分軫轄即其正差 神宗朝諸路置將官景德中有都監處駐泊都監

四六

全篇恭性 某官青荊票器黃石傳謀及解牛而地有餘雖處囊而未立見掛壁鳴劍氣自衡於牛斗連屋巽



將登於桂籍即合密參於環衛不然外總於使權暫淹一道  
齊豈展六韜之深秘談結武帳聊投壺而雅歌錫命齊壇行建  
旄而授鉞會有日矣拱而侯之某別德未幾承顏復逖邈昂懦  
質有資師律之臧感蒙溫言先辱記胃之貺徒慚饋鯉莫振投  
瓜長劔倚空壯矣平生之志 矯矯戎昭之義 千里折衝  
高牙啓道歡宮指日之迎 英英武緯之雄 一身是膽  
躋馳柱桐之名 蛟龍得雲雨詎聞翳之居 訓戎有紀  
暫居金華之地 韶琤出甍鑿域自津之喜 勳政加嚴

## 都監

總說 唐以中人爲都監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之此監軍也乾  
德中以劉兼通判泗州兼兵馬都監太平興國中以客省  
使翟守素爲兩浙請州兵馬都監此其名所始 皇朝諸州亦  
有兵馬監押小使臣以下爲監押大使以上曰都監 端拱元

年洪奉官宿翰化成都府兵馬監押自此始

故事

國朝咸平六年長樂郡王高氏為其弟殿置處約水亳州

兵馬監押

真宗曰護戎之任實司軍旅處約夫壁事不

可從也

治年元年西京左藏庫副使緣界河巡檢都監趙用

有才武果敢而熟邊事虜人以益艇犯邊禁者用割腹而沉之虜畏用以其常乘虎頭艇謂之趙虎頭

四六

護戒警言肅

警言備

威令風行

勳職

巡檢

總說

國朝以閣門祗候以上至諸司使將軍或內侍充沿邊路

有同都巡檢使如李漢超為開南巡檢郭進為西山巡檢

沿邊人有巡檢都監開封諸縣有巡泊巡檢大中祥符詔擇使

臣為諸川都同巡檢緣邊緣海亦置巡檢

警言巡

警言邏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四十九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五十

啓賀

建安 葉 賁 子 實 編

奉使

故事

禮地官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周人節澤國用龍節門開用符節貨賄用質節道路用柱節夏官

司士作士適四方使爲介秋官盛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

記檀弓御君命之使左宣十年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襄

四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

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歆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

員問之曰吾子舍其大而拜其細何也禮對曰三夏天子所以

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相見之樂也臣下敢及鹿鳴

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杜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

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

烏詢咨禮為

咨事為詠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襄八年知武子使行人子負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  
李告於寡君 語子路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下達使於四方不  
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

士矣

行人子羽修飾之

楊湖鸞張蹇蘇之奉使也

執節

沒身不出王命雖古之庸使其猶劣諸前文帝記詔問者匈奴

並暴邊境故遣使者蓋冠相望結轅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

武帝記詔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紀國

者 蘇武傳天漢元年武帝遣蘇武使持節送匈奴武既至匈奴

單于欲降之武引佩刀刺單于與匈奴置大窖中絕不飲食

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梅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

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武既至海上掘野鼠草實而食之杖

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尽落武帝崩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

親漢求武子寧李陵賀白今足不下還歸楊名於匈奴功显於

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書所畫何以過于卿武至京師拜為興  
屬國武留匈奴凡十九歲

張騫傳使月民西徑匈奴匈奴

得之傳諸單子曰月民在吾比漢何以得往使留騫十餘歲予  
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單子死國內亂騫與胡妻歸漢拜大  
中大夫

終軍傳武帝發使匈奴終軍自請曰今聞將遣匈奴

奴使者臣願畫精勵氣奉佐明使畫吉凶于單子之前詔問畫  
狀上奇軍對南起與漢和親乃遣軍說其王欲今入朝軍自請  
願受纓係南越王而致之開下軍往說越王王聽許請舉國內  
屬天子大悅馮奉州傳漢選可使外國者韓增舉馮奉世持節  
送大宛請國客都尉宋將言莎軍與旁國殺漢使奉世遂發兵  
繫莎車其王自殺威振西域

後漢鄭衆傳衆以明經給事中

明比匈奴遣使求和親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比庭虜欲

令拜衆不為屈軍于怒圍守閉之衆拔刀自誓單子恐而止後

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舉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

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召為單司馬 元璫傳突厥持精騎數十萬身自將政大 詔元璫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咎中國元璫隨語折貴無所 徐數其皆約突厥媿服因好謂頡利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朕何惜金石賜於公哉 奉使則張騫蘇武

四六

全篇肅持虎節深造龍荒涉老上之庭國威坐振曳尚書之復天眷彌隆夷夏聳觀山川增氣恭惟 某官學尊一

伐氣蓋諸公大丞相之家風流是似吉君子之操夷險弗渝方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惟忠信之人可行於蠻貊一星比去三月南歸喬木參天諒切故都之感雪花如席可堪胡地之寒茲入覲於清閑宜參華於近密某棲遲永路景仰壯猷瞻十乘之元戎莫遶前塵之拜蔭干間之廣履知無凌兩之憂

伏審抗旃出境伏節還朝玉帛交馳遽擇兩家之難干戈載戢將邁萬里之歸伏惟驩慶恭惟 某官毓質稔稔姿秀異出

勲德之裔而勤詩禮之習處富貴之樂而有功名之心早深當  
寧之知存被禁林之寵入贊西樞之有密出宣中夏之威靈義  
不辭難志惟盡瘁抑虎狼而奪之氣馴鳥獸而服其心辨說甚  
明辭氣不撓昔我往矣歸期未卜於冬春今我來思惟好遂通  
於南北皇心悅豫都邑歡呼昔魏王之守番京遼使異書名之  
禮儀公之將聘弊虜酋審兒象之圖世德相承家聲不泯行聽  
大庭之孚號進登揆路以經邦虜在自中已悟折衝之筭敵居  
掌上旋觀辟國之功某忝出蒞茅夙承邠翼望原隰之節阻預  
邠迎瞻袞繡之衣即趨班謁

恭惟某官氣直而剛文多而富才猷宏遠而甚識偉度高明而  
不凡頃去中莘寔更年歲未從絕域驚伏節之猶存歸獻異書  
笑象龍之何用忠信既行於蠻貊声名旋達於聖神果聯禁闈  
之榮猶奉真祠之遠眷懷優重節義光明某久慕風規素懷傾  
屬茲曲蒙於寵記倍切於瞻風秋暑向闌德履增粹念江山之



攸阻歆拜舞以何由

雖古虜使列諸豈將能於專對

屬老胡之來歎

親奉朝言

告嗣天子王矣俾復馭於歆盟

煩徒御以出疆

竭超遼帳

釐禁代言無奉內朝之顧問

佇觀英蕩之歸

愜薄寒威

龍庭將命更宣大國之威靈

亟贊嚴節之重

輔綏靈氣

奉弊朝端

使旃反國

壁還金趙兩秦敵莫禦

長嘯却明

抗旃歸國執寶在庭

口代可汗而唐威遠聞

高談復趙

遣以皇草則送固以禮

勇過子卿

仗節出漢

命奉當守

勞以四牡則振常有儀

膽驚頡利

馳書絕奏

威宣不庭

二國之權展弊鄰封

世修之睦

賜牽成禮

展弊終儀

三朝之慶

稱觴壽旦

鄰好之儀

聘幣交懽

復書戒路

擁節出疆方豫稱觴之禮

違漆墀之驚序

睦世歆於鄰國

馳輅喻指始推沮折之思

度朔漢之龍沙

珥使節於候庭

總說 前漢遣使始有侍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權時置都督軍御史竟則罷孫魏武征孫權還使夏侯惇都督三十大都軍 魏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魏明帝時宣帝征蜀加號大都督吳平之後賈充為使持節假金鉞大都督總領六師後魏有督都中外諸軍事從周改都督諸軍事為總管則總管為都督之任矣 唐大府皆置都督府馮立宋璟王方慶為廣州都督高執揚恭仁為洛州都督是也

故事

晉書杜預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南王美而謚之曰後世無叛由杜公孰識智力與勇功 陶侃為都督荆雍益梁西

州諸軍事是時荊州大飢百姓多飢死侃至秋熟輒糴至飢復發之士庶歡悅咸蒙濟賴 羊枯都督荊州諸軍事相携以禮懷還以德吳人悅服稱為羊公 晉帝將有威兵之志以羊枯為都督荊州拓率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緩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度翼都江荆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中

軍國 人情翕然稱其才明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 劉琨

為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在晉陽常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  
窘迫無計乃乘月登樓清吹賊聞之皆慘然長嘆中夜奏胡笳  
賊又流涕歎歎有懷土之心 向悅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張寔都督京州下令曰忝維前綵庶幾刑政不為百姓之患  
而比年既早殆由庶事有關切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  
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吞以筐篚謗言於市者  
報以羊來 晉中興書陶侃少往富澤夢上八翅飛天門主而  
不入相者師珪曰君當八十五登三公都督 南史年侃自魏  
入梁為侍中侯景反以侃副宣城主都督城內諸軍事賊至卒  
迫公私震駭侃膽刀俱壯帝深伏之加軍師將軍初侃長子為  
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曰我領宗報國猶恨不足寧復計此  
一子卒早救之教持來侃謂其子曰吾久以女為死猶在此吾  
一身許國誓死其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以其

忠義亦弗之害史臣曰羊侃臨危不撓古人所謂心同鐵石此之謂乎 燉煌實錄宋資直面破虜有威名兒啼恐之則止虜相恚曰使泄行達宋都督 唐書李大亮出為京州都督嘗有臺使到州見有召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音旨如是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懷真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奇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古人稱一言之重訂於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胡瓶一牧缶無干謚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又賜荀悅漢紀一部下詔書曰此書叙致既明議論深博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 宋景為廣州都督舊俗皆以竹茅為屋屢有大災景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 燒延之患人皆懷惠立碑以記其政 郭元振大定年遷梁 都督元振風神偉壯善於撫禦在京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 羊被野路不拾遺

李勣為并州大帥督府長史太宗曰隋煬帝不能精選賢良安撫邊境唯解築長城以備突厥朕今委任李勣於并州逐使突厥畏威遁走寒垣安靜豈不勝築長城耶 王方翼為夏州都督屬牛疫無以營農方翼造人耕之法苑關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 張嘉正睿宗時出為涼州都督為政嚴肅將士以下皆歛足眠慄 楊恭仁遷洛州都督太宗曰洛陽要重古難其人特以委公恭仁性虛澹必以禮度自居謙恭下士未嘗忤物時人方之石慶鳥 王方慶則天臨朝拜廣州都督方慶在任教載秋毫不犯境內清肅當時議者比為有唐以來治廣州者無出方慶之右有制褒之賜雜米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 魏末韓果為帥都督從大軍破稽胡稽胡惧果勁健號為著

趙太祖聞之笑曰著趙之名寧減飛騎也

四六 全篇養天下之大老當居論道之尊運堂上之奇兵正類折衝之堂風聲遠泊羣商聳聞 某官盛德格天精忠貫

日出入將相勤勞國家鼎彝昭復辟之功金石勵平戎之志消  
長有道治亂由分靜觀聖人憂患之書益究君子經綸之業匪  
兇率彼曠野吾道非耶非能於衛陽公望久矣遲茲歲月之晚  
遠除風雲之期沅落半生無大臣不以此之怨遇合一旦有元老  
克壯之猶戎幕一開士氣自信山川改觀草木為兵咥取不戰  
之勲宜服疇庸之典重開督府再冠樞廷諦觀今日之新除昭  
合昔人之故已無愧於國事鄭洩止之立本以媚民漢平勃  
之交懼始能相士為朝廷計已無愧於國僑游公卿問獨未聞  
於陸賈

昔晉襲魏而崇都之任

故謝文靖以元臣總衆邊捷淮肥

我宋沿唐而抗宣武之

故韓猷肅以冢輔臨邊果屈夷曼

神旌北指方進取於中原

董數跼飛翰之旅肆揚大冊

天仗東旋獨仰成於上宰

慰兩河塗炭之民無畀重權

儼狁孔熾我是用急煩大罵以按臨

施發縱指示之謀

徐方不回王曰還歸晉上台而經略布還定安集之政

蓋漢將多才穎陳平之盡護既谷方叔元老之壯猷

而蔡人新眼資裝廣之未宣誰謂匈奴中國之堅敵

豈特使河南之復時方無虞則裨背廟護而存持正之軀

庶幾令漢比之空世或有警則措畫邊鎮而高應變之才

自祖宗歆再相於舊臣先施此典與其淹恤於邊閭

宜神聖又一新於督府爰舉徽章曷君邁歸於廟堂

胡馬南牧枚析箠以斃其猶蓋歆頃海以洗乾坤公之始穎

袞衣東征投戈而拜吾父則不以賊而遺君父仇不俱生

萬口騷吁孰不謂諸葛出師之表蓋交鄰國有道而重啓邊釁

諸生延佇又將賡武公入相之諸况用真儒無敵而匪緣兵威

馳中郎之使於單于將備正名之典生令聖武之昭

兼太尉之官於丞相示恢偃武之圖自致人兵之屈

東征君周公將是皇於四國廟筭不移勵節宜加於體貌

北伐如吉甫本為憲於萬邦 兵權是總折衝恒賴於精神

收發綜指示之功 時靡有爭會見甲兵之洗 用疇上宰

廣輔贊玆縫之用 官不必備即聞袞綉之迎 悉護諸忍

運動神機董虎貔之諸師 威聲聞節各之臨 疇咨上相

布宣天澤弔鴻鴈之遺民 喜色見葦壺之迂 結畧中原

陳平盡護諸將果收破楚之勲 以帷幄之傑而投戎略

裴度往虜征夫迄底平淮之績 以廟堂之宰而救帝恩

武王誕將天威有若閑天 諸將四馳競掃滔天之敵

高俚能用人傑不如子房 中原一混悉歸輿地之圖

清蹕翠華久駐東廵之駕 雖曰礪乃戈而鍛乃刃分憂宸極

白麾黃鉞永消北顧之憂 孰能犁其庭而掃其間督戰江干

固嘗登灞崖以望長安涕洟交集 謝安當淝水之師了無惧色

幾欲會琢郡而絕大漠寤寐不忘 裴度董淮西之投敢計還期

籌帷端坐於一麾 斷鰲頭以立四極 縱臣艦之千艘



軍器頓增於百倍 射旄頭以靖八荒 未長風之萬里  
故國山川盡入威方之貴賦 文昌上相光臨牛斗之墟  
中原父老重瞻司隸之威儀 太乙靈旗潛正鯨鯢之戮  
賦青丘而吞雲夢遂播前歌 晉公之威譽已隆既平淮蔡  
登灞崖而望長安方觀盛舉 蜀相之忠心益壯當定中原

### 宣撫使

總說 國朝會要咸平二年六月詔遣參政向敏中充河北東路  
緣邊宣撫大使馮拯陳堯叟充副大使存問官吏日後隨  
事即置事已乃有官撫自此始也案唐書蕭復傳德宗詔復允  
山南江湖等道安撫宣慰使則宣武名自蕭復始

### 四六

全篇伏審煥服朝綸光臨戎閫惟明將軍徇國家之急以  
義斷恩而 聖天子深社稷之 憂非資罔又上以成先  
公教忠之志下以彰真儒制勝之功豈徒恣櫬英雄跨有荆益

蓋將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侈劔履於其贈收旆常之偉績恭惟  
其官才兼將相身佩安危忠順勤勞類孔明管樂莫能過惟深  
雅健追大史翟恭豈足多不獨文章論議其所長可謂衣冠禮  
樂盡在是如欽平治宜召虎之未宣孰非事親朕曾參之為細  
願祇寵渥亟正威權某猥辱知憐絕無補報小猶了了長乃平  
平時鴟停鷺昔幸諧於雅識攀龍附鳳今欣際飛騰竊意動心  
不忘增氣但慚黃卷難附記府之好辭莫弃青蓮要是君子  
之舊物 寇來公決策於親征一矢投機於挺覽 豈徒連營  
喜而勤色 富鄭公約盟於脩弊百年弭禍於契丹 固亦敵  
國畏而侵謀 蓋一相處乎內所當遠慮以深思 采簪紳之  
宿望 不愆于素而五大不石邊要在防微而杜漸 仗尊俎  
之寵謀 克壯其猷平居推赤心以待人未嘗敢後 聖主乃  
眷此方慨然南面而嘆倉卒臨白刃以赴敵孰敢不前 請將  
未有所屬命我西樞之臣諒天啓於睿衷 神旗罕蓋才辰義

於江其 讀書命於行臺 使公畢於能事 大毒高牙實寄

賢於岷蜀 儼君容於大府

長城臣防致邊烽之帖息 屬聖王念神維之彫察

輕裘綏帶見民堵之歡呼 命大臣中興號之無綏

轅門王帳精神折於遐衝 朱英綠滕益盛魯公之健旅

羽扇綸巾謀慮愴於勅敵 彤方誤矢將錫晉侯之典章

進龍關首冠於羣儒 夙聞問燕之對初不言兵 隱若敵因

升虎帳大護於諸將 終建保屬之勲自能却敵 賢哉長城

宣王止勤於北伐 聖天子明見萬里深軫邊防 大庭敷命

周公正賴於東征 賢宰相外撫四夷式酬厲志 諸夏傾心

然抵掌鳴劍者武夫至於輕敵 禮樂因任於大臣

而雅歌投壺者儒臣足以折衝 詩書亦謀於元帥

羊祜鎮南夏則陸抗深服其威 天其或者主歲本為萬人

祖逖據醜成而石勒不敢為寇 帝曰欽哉倚度足破方鎮

草木已知其威名

左右師保之永賴

志常在報於國

乾坤亦賴其整頓

出入將相之有餘

位豈樂於愛身

中國相司馬而無生事已折虜心

更歆安邊而立功名

江左有夷音而復何憂卒歸朝室

不忍番賊而遺君父

方此圍碁而對客謂尺垂之可答

兵出期年如太平無事之日

彼欲殺鞭而斷流竟隻綸之不返

則歸外府無一錢意外之求

遂從言語之官

顧方歡結於兩宮

狂寇望風而退舍

出總師徒之任

暫頓卧護於諸將

齊民指日以奠居

### 經略使

康太宗正觀中遼州別置經略使此蓋使名之起高宗儀

總說鳳二年以黑齒常之為何源軍經略大使唐元結戴叔

倫等皆為之國朝會要推置皆因事命使室死以來陝

西緣邊大將皆兼大經略初自咸平四年八月張齊賢為安撫

又始以安撫使兼大略

國朝尹

故事

唐劉雍為隴右經略使輕則愛士得人之死力

國朝尹

故事

唐劉雍為隴右經略使輕則愛士得人之死力

意必欲誅元昊詔遣近臣督戰今宰相韓琦為招討副使與誅

闕議攻守之策上詔曰用攻策誅恐曷懷敏寡謀而輕賊自請

其行營事未報聞賊寇注源深移文慶州率步軍劉平將兵赴

鎮戎軍以援之或請白元帥誅曰夫家大豈暇白大人而後救

疎奏誅擅與兵移濠州逼判

四六 全篇光被恩綸還陞秘職番禹聯帥蓋自古之推藩旌節

宣風實當今之重寄除目一下公道始行恭惟 某官器

博而用無不周名高而實亦自稱非獨能紹相門之大業常自

任以天下之奇材稽之群言久當大用屬以癡兒秉政哥奴弄

權五百載遇時之休明小人何其未靖二十年置公於閑散君

子為之不乎忽起江湖張持斧鉞南商北宦會五嶺之舟車大

竊高牙控百蠻之襟帶宜須傑士旣此大邦儻非聖主之搜才  
豈復賢臣之得路聊偃息於藩翰行入覲於岩廊力蘇疲瘵之  
氓協贊昇平之治

### 宣諭

#### 四六

全篇伏審密奉疇咨顯膺臨遺簡僚公府式翊贊於嘉猷  
握節使輶亟肅將於隆指德名所被和氣自孚恭惟 某

官闕閱摩雲章煥斗家傳經濟之業代推公輔之材在漢蕭曹  
子孫莫佐於建武惟晉王謝前人無聞於永熙顧周宣之中興  
實名虎之是賴眷言國棟允籍世臣早聘力於亨衢旋觀風於  
遐服豈徒除苛解媯而慰荅於民望蓋由投艱任重而灼見於  
天心用輯茂勲益儲褒渥某佗窮已老多難所鍾政眷斗粟而  
無歸將何為者欲解印綬而去捨此安之儻憐范叔之寒敢  
枕冀州之法尚尚須遵閱垂副傾聆

# 制置

四六

全篇伏審穎膺帝制盡護蜀郡厭難未然蓋在鐫俎折衝之表除奇已甚豈惟薄書期會之間徒得老成遂以無事

恭惟 某官英規夙著素望尤高力正臺評何啻祖左於劉氏儀禁列孰能居右於漢庭乃一朝起九萬里之岳半四海當六千州之重得時行道未有易於此焉經體贊元宜無踰於公者某校閑鄉杜莫族賓蓬蓬島夢回悅途弱水桃源路斷空記落花尚遲功業之成允同品物之慶其為頌詠罔既編摩

显奉異恩亟聯兩禁遠將隆指盡護四川以文武兼濟之資當兵民甚重之寄鎮臨滋始端望攸歸恭惟 某官時之老成士所師表方安恬於下位不急人知逮美實之上聞遂司邦直敢言怙寵正色屬朝折元鹿之角不難逆神龍之鱗豈易主聖何憂於三黜身榮不啻於九遷暫煩叱馭之來行耶追鋒之召往

躋公府大庇中區某少日策名雖由便制當年賜弟同自諸生  
一跌脩門俄侵衰境見名子鼎貴而足矣與父老蒙福以終焉  
扣閣未違占詞拜拙薰精調於冲理以茂對於寵

餘見後卷總帥門



聖采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五十一

連安葉貴子賢編

總帥

四六

全篇認龍一札命拜十連鵬髦中車起東山之雅望麟符

王節採南王之先聲凡竊庇麻舉增欣杯恭惟某官器

徑海嶽學際天人陳入告之謀猷挾前陳之仁義全閩通籍正

綿敷之威儀玉笋聯班列甘泉之法從出處以正進退可觀優

游祠館之恩稠疊蕃宣之寄踐揚滋文譽處益隆簡在天心眷

茲江右倍青瓊宗工之重權碧由元帥之權千里威名已素知

於草木一時號令頌改邑於旌摩想輕裘緩帶之風流盡閱禮

崇詩之事業綽有餘地宏然奏力雖聖人有金城誓令分開而

霖雨思賢先行聽賜環某桑梓微蹤葭莩未契鄰封伊邇風可

及於馬牛厦屋初成賀輒同於燕雀清和載候福杜來宜仰冀

節宣式符頌祝

飲奉制綸肅更濟賦西極舊府頌天官一面之朝南紀上游奇  
國三軍之命兼注安危之意匪殊中外之塗立功立名甚喜甚善  
恭惟 某官剛雄蓄德忠憤存心四紀服勅三朝普節愛民安國  
自有從來樂事赴功永辭盡試英聲宣於夷夏高韻薄於雲天  
邪而白蘭疑霜次對而丹誠貫日爰晤聖神之主坐登宵密之司  
東臨建鄴之雄藩西開豫章之幕府棠堯載露豈獨壯於戎亭  
華火山龍佇參華於宰席消辰及吉視事云初風以琴薰月惟  
陽正願體六符之春先稍五鼎之調瞻頌之懷救陳罔既  
元戎十乘駐幕府於睢毫 周以上公分陝外率十連 馬牙  
泰階六符下車藩而委照 應以宰相臨戎總護諸將 大府  
愜息作藩既增重於九鼎 抱祭微拱帝之忠鈞陶四海  
詩書爲師固坐鎮於百城 借黃岡調元之手斧城千州  
崇詩閱禮晉先求帥之才 非藩翰於四方爰倚金湯之重

祭俗觀風唐重廉直之任 助益梅於九鼎行參輔弼之崇

宣室召還方前亞傳之帝 我園爾居以申伯而宅南土

介圭寵錫暫動申伯之行 王績之事命山甫以城東方

更三輔以收功夙著偃藩之績 聯茂內閣擁十表之旌幢

總十連而坐鎮茂疏易地之恩 作鎮雄藩總七閩之節制

乘馬駘載車錫于藩之犀節 碧油萬騎暫移裴度之鎮藩

元衮赤烏行觀入覲之韓侯 赤烏九章重見周公之相國

碧幢玉節式觀一跼之榮暫 煩卧治母深薄於淮陽 授裁

赤烏金章迅召王公之拜 即溪思賢行亟還於宣室 登壇

詔下九重謀禮樂詩書之師 隱若金湯增百城之勝氣論綏

風馳八郡得幕宣屏翰之賢 愛如父母勝千里之權謠袴襦

念方寄於淮陽徒得君重 穎川姑借於重臨雖同黃霸制書

當俯同於去病無以家為 蜀道將煩於之鎮寧効常臯會府

委廷岑於方面姑藉成才 趙克國練四夷之事方功倚毗

還頌收於禁庭佇舊圖任

班定遠享萬里之封實涉瞻起

裴度而護卧方謀元老之思隱然自重

兵家四種

申伯以徂行坐致周邦之喜折其未形

師律萬全

萬邦爲憲

入堯天樞遵萬幾之命

四方于蕃

出藩王室倡九物之風

民一跼之頌

儒雅飭吏事

三台震中裁萬物之化

兵九重之寄

岳牧用詞臣

四岳總外牧黎民之藩

倡九牧以尊王室爾尚克於壯猷歌出車以勞還率

同一德以享天心朕敢忘放舊弼誓擊楫以清中原

釋留宮之管鑰俄渙汗以朗揚逮龍馭之言旋

天仗還歸

擁會府之麾幢容偃藩而自適解麟符之居宇

帝城密迓

詩書作元師乃儒者之極榮

富貴歸故鄉亦昔人之至願

喜動閩中之父老揮金交里閭之觀

上宰方虛將共迎於袞繡

歌勝隴土之料樵飛

血運家山之藥故椰甚迓聊再擁於麾幢

建還秘殿之隆名

五侯九伯暫尋鈇鉞之征

適召還於南服

藩立九流之臣屏

一日萬機即正鈞衡之任

聊帥護於北門

何煩三月之報成

維河朔視三路為雄民物飫承於德澤

即聽十行之趣覲

而金魏又四師之冠謳謠又貯於旌旄

前知指顧驚號令之一新

聯私殿以通班禮亦異敷

舊服威名覺山河之愈重

擁巨藩而作屏威不達顏

以贊尚當萬機之煩毅然退寵

緝紳益具於嚴膳詔殿宗

工乃騰長安三輔之重聊爾均休

輦轂大榮於河澗威伸

遠服懇辭機柄違咫尺之天威

擁兩朝臺閣之望懇避鈞衡

出興侯封承寧之聖意

本始

為西蜀家山之光屈臨屏翰

鄉人歌舞於錦木之前

宅百揆而熙帝載方隆真舜之時咨

父老權迎於車塵之下

整六師以修戎出摧宣王之常武

謂疆場無虞廊廟仰戒於三事

此旦爽自映以分

而國家多故股肱宣力於四方

而中甫維周之翰

紫宸加太官稱冠麟趾之高 布衣而置上衮茲仕官之

赤舄方來俯望壯龍潛之舊 畫錦而歸故鄉迺富貴之

王沂公家于青而初辭機務則鎮曲阜之邦 出專方面

李文定世子濼而始黜司則典須昌之郡 隱若長城

書殿之崇太學士由來烏寵承相之恩 爰授節於文昌

板與之奉太夫人况復有近家國之更 斬折衝於元師

天開綸綍煥日月之休光德望人隆於八座 誕揚聲教

雲擁旌旄動江山之春色威名今振於三川 實賴蕃宣

禹貢惟叙分五服以正邦 文翁建李肇與齊魯之風

周制肇隆統十連而建牧 廉范下車咸談袴襦之政 梁州

南陽報政方勝愛日之休聲 一十五州之士悉隸封疆

右蜀頒修已播陽眷之氣 教千里地之師盡肄節制

宣惠愛於遠方 輟從唯古之司 內閣邃嚴首預龜圖之秘

此倚毗之本意 出綰山河之柄 上流要重獨專豹略之奇

江漢周之而紀疆理是先

蓋內接金陵之天塹

將亡傾心

荆楚晉之西門經營九重

而外連玉壘之坤維

志同挽氣

豈惟守國之規模

十乘先行亦既佩

龍淵之劍

輟班常伯

正得用兵之形勢

一戎大定將兵掛天山之方

寵寄元戎

瓊筵入倚簪批救之高風

山川不離於指顧縱甘泉之法從

蕩節守臨建守邊之長策

草大亦熟其威名鎮長江之上游

故一朝旣授鉞之榮

預寬南顧之憂

蓋冠冕允道於南極

而舉軍根登壇之晚

真得左符之選

故斧鉞今下於青回

謂游及解牛既輦之下先彈壓

觀棊縱俾趣還規首之旌節

想虛然浴鴈必縛俎之司可折衝

輪羽種柑來首相而之風俗

當日之風流來遠

寇恂河內居多願借之黎民

直虎之歌頌尤新

黃霸穎川令見詔歸才舊治

雄藩徒鎮

行殿流恩奉十行之綸綰

非得二百之惟良

誰謂公安

誰謂公安

价落作鎮權一路之節旄

昌百十四州之倚重

乃得君重仍進寶儲之真雞臺受死膽古亦之猶存於春禁嚴  
之舊以光英蕩之行虎節魚符眷兵權之特重性提閩陝  
之全師酌貪泉之水而清性不渝去咩獲還於合浦自首雄  
藩躬謁子胥之祠而冊表並謹沉犀可記於石門首稱全  
蜀前有趙張京兆已聞於焉語釋通紙不啻二萬金旂幟遠邁  
後紹亡虎蠻荆更俟於來威通夷船何止四十柁原隰有光  
內聯八寶之官班總十連而謀歸欲歡西顧之有愛肆疇保望  
外擁中權之節制護諸將以壽邊益懋中權之寄任殿雄藩

### 留守

總說漢馮祖以蕭何留守關中至唐太宗往邊以房玄齡留守  
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人朕無西顧憂矣高宗幸洛陽以雍  
州長史李暉為西京留守顧謂曰關中之事一以付卿五  
代晉天福七年勅留守之任委寄非輕凡降錄宜同將相今後



除留守宜降麻制留守麻自安彥威始也 國朝天子巡狩親  
征則命親王或大臣總留守事建隆元年親征澤潞以樞密使吳  
廷祚為東京留守

故事

前漢蕭何傳贊曰何以信誡守管鑰注云高祖出征何每

居守故言守管鑰

後漢鄧禹謂光武曰昔禹誅桀任蕭何

於劉中無進而劉之憂得專請上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故

戶口殷實非寇恂莫可戍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

於是從北征未鎮關光武北而河內孤彼蘇茂來攻溫恂勸軍合

戰大破之恂微至光武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 知帝南巡

祠國廟張萬以大尉葉術尉留守開車駕進幸江陵禹以為不

驛馬上諫 晉張方劫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在洛陽為留臺

承制行事號東西臺 趙煬帝辛遼東命樊子蓋東都留守屬

揚玄感作逆攻城蓋備禦有功車駕至高陽遣行詔在祈帝必

之比蕭何寇恂且謂曰公宜待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赤勇

重閉之義無賴不執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爲公別  
造玉麟符以代銅契 宋景授開封儀同三司罷知政事駕東巡  
環復爲留守上臨發謂環曰卿固之元老爲朕壯耳目今東巡  
洛邑爲別暨時所有嘉謨嘉獻宜相告也環因極言得失特賜絲  
綃等物平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親省以誠終身其見重  
如此 開元中行幸東都詔杜暹爲京留守暹因抽當番衛士繕  
修三宮增浚城隍躬自巡檢未嘗休懈上聞而嘉之賜書曰卿素  
以清直燕之勤幹城隍宮室隨事脩營且有成功不疲人亦甚焉  
懸朕懷也 河間王李慈次子暹亦幸洛陽令在京居守謂  
之曰關中之事一以付卿但令武騎人下可以成官政令武之外  
有利於人者隨言即行不須聞奏 呂元膺拜東都留守舊例留  
守賜蹀甲至元膺下給上言或用兵討淮西東都近賊指其後沮  
威望請授華汝壽三州制帝不聽并三州罷之留守不賜蹀甲自  
元膺始 郭子儀留守京城 宋璟源乾曜顧少連李光亮有王

陵周勃節 劉禹錫送節度留守再命大源詩星使出關東兵符  
賜上公內河歸舊國管鑰換離宮行色旌旗動軍聲鼓角雄受棠  
餘故吏騎竹見新童漢壘三秋靜明沙萬里空共如天下望旦夕  
誅清風 六典云傳符之制京都留守曰麟符

四六

全篇伏審光曆制綉榮鎮留都起東山盖風推於雅望圖茲  
南土遂益振於先聲凡有識知于晉鼓舞恭維

某

官當朝元老命世真儒學窮東魯之淵源文擅西劉之氣象方維  
黃位仰八柱之承天海宇重元瞻五龍之夾日關河響動宗社再  
安名遂功成來游綠野神和志定久伴亦松唯用則行而捨則藏  
斯進以禮而退以義果逢盛旦圖任元勳至公若水生理如洗焉  
坡鳳掖載嚴秘殿之崇班虎踞龍蟠全界上流之重地運寄冥於  
掌上墮點虜於目中百城咸肅於威聲四海項周於和氣江山增  
勝疆場愈安瑀戈淑旂允賴金城之勢元袞赤舄即還玉鉉之司  
某仰望塵先拘縻職守潭潭公府比幸遂於烏趙兩兩台階即喜

陪於燕賀隆冬載候景既來宜願言首出之調仰副冕旒之奉  
伏審漢號中宸宣威外服鞞詞臣之寓直禪元老之壯猶鱗符分  
制闡之雄魚鑰守陪都之重光聲所暨屬部聳聞切以周建六鄉  
任薰出將晉謀元師義取崇書孰謂儒生不閑戎事爰反三軍之  
佐亦多六藝之流李游擊全征勾奴選由內吏韓司馬從伐淮蔡  
擢自中書克成懋勳其詳往謀文武並用今古同符共惟某官志  
切憂時誠深許國剛方不挽沉毅有謀心格君非節固高於風憲  
論持國事職尤整於論思蘊樂善之天資以推賢爲己任龍樓人  
物夙稱天下之模鳳翥文章今觀舍人之標一躋清三奉皇華人  
辭紅藥之惜出副清油之幕嘗克嘗攝遜之世有未格之苗民總  
威文節制之師俱共尊於周室安危所繫中外惟均豈無他人能  
安長者必掄材於法從庶協策於正公全德全心不待友惟於陸  
賈爲師爲保終當夾輔於成王其頃以衰蹤猥蒙雕眷一麾出守  
竭來意貢之間回國于宣正賴甫申之翰喜全民望實倍戒私

稱職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以爲可禁敞既紀  
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百長教人居昔溫厚出縱童騎閭里以爲  
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犯其宿負令致請盜以自贖偷長  
曰今一旦召諸府恐諸偷驚駭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歸休置  
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糶汙其衣裾吏生里閭閱出者汙  
赭輒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紀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  
由是袍鼓稀鳴市無偷盜張敞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  
耳目發伏禁姦不知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願雅  
儒雅性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日全廣漢爲京兆尹  
和顏接士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塚鄉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  
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漢自孝武置左馮  
翊右挾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謂趙廣  
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  
劇郡團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反爲真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一

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罪唯趙廣漢張敞爲久任職。

雋不疑

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不疑曰。有其母。即喜笑爲飲。言語異於他。持或亡所出。毋怒爲不念。故不疑爲吏言而不發。翟方進爲京兆尹。擣擊

豪強。京師畏之。胡常與方進書曰。切開政令甚明。爲京兆尹。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施威嚴。孫寶徵爲京兆尹。以立

秋日。署故吏侯夫。東部督郵。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詎有其人乎。文郎曰。無其人。不敢

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桴李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

宜復問。狐狸寶默然。桴李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意寶。前失車騎。將軍自恐見危。亦欲附之。始元五年。有一

男子。乘黃犢車。建黃襖衣。黃檐榆莢。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正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然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

大陸柅舟車之會 爲卿士而尹王都當堯舜五帝之時

衣冠當風俗之樞 以儒雅而歸吏事行趙張三王之職

蕭望之才堪師傳本京北以考功 輔神州赤縣之居方員練達

邵信臣名重朝廷自河南而報政 直實劉瓛圖之泌上副諮詢

飛揚張趙之英聲 名濟內閣之乘 京師天下之根本 天色

光大夔龍之遠業 職政中郛之任 京邑王化之樞機 尹京

翼翼是則 吏師之良 前張後王方作追於秀範 京北三王

岩岩其瞻 尹政之治 左輔右弼矜協贊於嘉搜 河南三尹

神奠之畿畫千里之廣 彈壓所先 宸檢 路簡畫空

師衆之會表四方之風 剗蕪無滯 神京 榜鼓畫徽

### 幕府

### 故事

幕府之職自晉羽帝爲中郎將妙選左右以王針爲司馬  
後遂辟景唐鄭從謹宗正永爲河東節度表王調劉崇龜

趙崇李涇崔澤等爲判官書記走使皆一時選京州士人比太原  
爲小朝廷言得十多也 寶平塵六府五公從事幾何人 牛僧  
孺三閭幕府取六十餘人 帝綏在于河府 杜黃裳在鄆子儀  
府 柳中郢在平德儒府 李翱在揚於陵府 帝綏歷三鎮所  
奏郡佐將相者九人 鄆汾陽幕府六十餘人皆爲將相顯官  
韓退之宋溫造與石洪赴烏重胤東鄆官多士 杜亦送高三卜  
五書託云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累  
兒功名遂正在老大時邊城有餘力早寄縱軍詩 李自送程劉  
二侍御兼獨佩判官赴安西幕則安西幕府多才誰喧喧誰去三  
教公輔大貂裘明積雪飛書走檄如飄風 韓退之在晉公幕破  
賊回詩鷓鴣欲歸仙仗裏熊羆遠入禁營中長漸典牛非才職得  
就閑官即至心 又鄆城晚飲示同列城上赤雲星騁氣眉間黃  
色見歸期幕中無事惟須飲即是運鏡向關時  
又送右處士赴河陽慈息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懷



泉石刑幽耳 又從軍右所樂談笑青油幕灯明夜觀茶月暗秋  
城折紅塵羽書靖大水沙囊湖銘山子所工插羽余何作兩矢逐  
天狼電矛驅海岩賓選畫狐趙尊騎多衛霍策勲封龍額歸驕獲  
麟脚擗文揮月毫講劍評霜鏑時張正封聯句 劉禹錫送李貞  
外赴邠寧幕南宮通籍新即吏西侯從戎舊主人又送陸侍郎歸  
淮南幕歸路笑芙蓉府離堂戍瑁筵 杜牧送杜顛赴潤州幕直道  
事人男子事吳猗加旣弟兄心還須量理韋絃佩莫獨誇誇取瑁  
簪 王粲從軍朱游相吏

四六

奉寶融而歸漢

營開楊柳

觀棊開旗

泛水依蓮

接牧叟之游梁

暮展芙蓉

挿羽銘山

連鏡向關

翻上馬之上書

磨楯作檄

拾青

上佐

婉畫

府幕

婉上幕中之畫

橫槊賦詩

泛綠

大府

上賓

賓僚

玉張 賓選

金門 戎幕

聖宋台賢回六叢珠卷之五十一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五十二

賀啓

建

安

葉

黃

子

實

編

太守

總說

漢承秦後始置守又置部史察諸州梁官及民非違故謂之刺史漢魏以來或爲刺史皆管郡隋初上州有刺史

郡置太守唐武德改太守曰刺史加使持節太室初復改刺史爲太守宋琮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太守自近臣伏揚再思十八人悉補外張九齡謂不歷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

故事

書舜典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能柔遠通德允元而難任周官唐虞稽古外有州牧侯伯史始皇純李斯議曰陸

下神灵一統皆爲郡縣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廷尉譏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前文帝紀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景帝紀吏郡守爲太守詔吏者民之師民也事忘方伯之

尊嗟問訊以成跡且懷恩之未報所祈宏宥終諒誠律管呼噪  
和明整頓葉益緩於紀擬亟趨覲於紫宸

祇奉詔函初開幕府論才近列同平時把梓之良共理便邦允令  
日眩聒之重側開證頌已慰群情伏惟某臣器資純全風猷敏達  
學先爲已恥爲流俗之虛文志慕報尸况在中原之始定頃由烏  
府進陟螭初慨然已見於結餘識者方覲於素蘊回翔有侍閭擊  
蓬隆望之少屈於治民蓋將遠用長孺雖勃於卧治本自眷歸行  
奉大朝即承休命過崇雅好首柱絨書某楡杜所依允乞歸而未  
遂榮陰甚通念遺謁之無從愧佩蕪深數陳罔既

付之股肱

黔羗千態一藉其威聲

如魏相以薦居洛邑

倚之屏翰

虎士萬群咸听其號令

若黃霸之再守潁川

望之捕外理固非宜宜草尺差於魏龍骨翠之間

陽城拜官賀者甚重乃把一麾於竹馬迎之際

諒以經術而歸吏事必漢名儒惠孚十里聿歌鴻駕之詩

故以岳牧而用詞人由唐舊典

威著三軍生肅繞繚之令

惟是作牧已無朱暮之歌謔

有恩有威方結束人之愛吏師

有隄自天惟恐別育於綸綵

允文允武更舒此願之憂民父

銅虎暫淹於千里

海中三峯地稱仙境一荆提封屏翰之邦

朱轡聊寄於三堂

嶠南五管天限炎流一則取象圖書之府

浮鷁清湘柳通江湖之興

招集流離歌勞來足還之雅 粵城

懷鈿紫禁行迨翰墨之遊

俾安田里無悞息愁恨之聲 當宁

汲黯宜居禁閤無漕淮陽

賣劍買牛 南陽細民再德於父母

子平雖在江湖堂忌魏闕

昔禘今禘 河東近都深倚於股肱

一鹿出守 中和樂職騰沸民歌

汲黯春深姑借淮陽之治

千里先光 寬大詔書布陽上意

賈玉遷久行勝宣宗之光

政報成於五月 尚稽微籟之靈書

二千石之重寄 班春

人託能於二炎 姑徇借徇之民歌

九萬里之高風 來暮

皂蓋未轉 蕭太傅之為馮翊始治民

試望之於馮翊

黃廟紫閣 黃次公之守穎川行將相國 徵黃霸於穎州

賣刀劍而買牛犢備慙勳海之風 神明之政 西蜀文翁

治陂波而招士田未堵杜詩之政 輔弼之職 南陽邵父

宣化承流 激泛點之才唯卧淮陽之治 奉計豈特於三年

撥煩治劇 非襲逐之術莫務勳海之書 報改當朝於九月

列楚尾英頭之地 帝曰汝諧 擁雙旌而肅引 載星就道

越關商粵賣之術 卿為朕往 騰五榜以謹誡 撥日臨戎

折放止用詢人遠過唐朝之故事 擁東方之駒已太慰于遊騰

刺史入為宰相行著漢禮之新頌 想南國之棠宜少留于高端

時哲王之素原 睹二天之風去 持荷管筆意處草嚴

豈第古之循吏 遊千里之春声 擁蘇建子暫司屏翰

京師蒙福已觀郭後之行 用副九重之意 耕桑之業俱遷

朝廷深知即優弱翁之志 計安十里之民 襦袴之誼並起

分麾已報於政成 藉與頌之甚休 當運開千載之期

正計惡聞于語可 惠邨人之代樂 享人生五馬之貴

使無嘆 愁恨之戶 班春擲蘭遙健筆於更波 刑鞭卷施

尔有和易優柔之札 漉酒叩觥第英宴于赤壁 訟鏡一棠

翁卿所居動必有術 扶弱抑強敢忘慮參之志 佩纓帶牛

若公每去後常見思 憂公奉法庶遵下履之吉 割羊知馬

中和宣而庶幾下轉而上開 無赫赫之名三年之最 割行

撫字催科寧憚心勞而政屈 書下下之考一札之書 持荷

中和紀 樂章 和曼簡書 載星就道 奉朝廷寬大之詔

緣歸歸于錦街 布宣條教 撥日臨民 求古人實易之理

增脾胃而儲庫廩 昔嘗裸賤于平原 民間成命欣慈文之來臨

賣刀劍而買牛犢 茲又收民于勸海 吏扣先声意神君之履坐

謀民安于日里游又非珠 穎非信吏之所為也首膺共理之來

良吏入于公卿補亦可從 不有君子其能固乎又矧來思之諫

諸儒該道所願陳蓋公清淨之言 虎符龍節詎能遠滯于藩宣

小人學詩猶能賦玉篋中和之頌 鳳閣高臺將相入承于委寄  
威行兩服 吳越大蘇即報會元之政 魯臧孫之後世必有人  
視重中朝 神人致喜已禱君嚴之來 唐柳侯之餘民亦易治  
華公乃深玉室 祗膺中詔 父老誓扶問公來之何暮 黃堂  
望之雅意本朝 出守南郊 衣冠流寓幸我觀之爭元 紫詔  
陽城本吾鄉曲當同吾老人以迎 今方急于淮陽徒得若重  
任掌以公邵氏請置一本確之退 當俯同于去病無以家為  
交組紱以去初 公為負宸之嚴 中和樂職 金鰲之直  
詠袴襦而已決 共即建瓴之化 寬大詔書 銅虎之符  
雖諫官補郡有重內輕外之言 五月政成 期千里之休  
而善人為邦佇勝殘之殺之化 三年計最 奉三年之計  
獻可之言 紅紉行春 洛嶽之來 東方千騎 移朝鳴玉  
惟良之任 紫辰引籍 專城之寄 北闕九重 增秩賜金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五十二



聖宋名賢四六業珠卷之五十三

賀啓

建安葉黃子實編

漕使

總說

秦攻匈奴以使天下飛芻輓粟至漢蕭河漕運關中即轉運之起也唐李傑為發運使開元中裴耀卿始為江淮轉

運使此命官之始也

國朝會要乾德二年二月以何幼仲充

京畿東西水陸發運司此始有發運之官

至道元年始命王

子與等為江淮兩浙發運使兼制置恭監事四年又加都大宰

景德三年三月以馬亮為江淮荆浙制置恭監兼都大發運

使自此使名始有定制 至道元年七月以楊元恭為江淮兩

浙發運副兼捉賊制置恭鹽公事 景德後亦置此發副之始

也 唐開元中裴耀卿為江淮轉運使以崔希逢等為副此蓋

運副之始國朝會要云太平興國初又制副使開寶五年八月  
以潘美尹崇珂並兼領淮南轉運使王明為副始許克言駕判  
官則轉運使之有判官此始也 太平興國中置諸道轉運判  
官始以戴允誠等為之 唐會要云景龍二年置十道按察使  
分察天下今轉運使之兼按察者蓋此始也

**故事**

管法法篇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無  
三年之積粟行五百里粟有餓色 史始皇紀秦欲攻

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腸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

三十鍾而致一石食貨志漢興高祖特漕運東關粟以給中都  
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前高祖紀上曰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  
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洪農河  
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東關漕卒過半武帝通西  
南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肩擔餽餼十餘鍾致一石又等衛朔方  
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山東水災民饑天子遣使虛郡國  
倉廩以振貧猶不足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山東河  
災民饑使者冠蓋相屬於首護之下已粟以振焉 蕭河傳河  
守關中計戶轉漕給軍漢興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何轉  
漕關中給食不乏冠恂傳光武拜恂河內太守謂曰河內全富

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河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里里守轉  
運給足軍糧光武於是比征恂叔祖四百万斛轉以給軍時軍  
食之恂以贊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鄧訓傳永平中理厚佗石  
曰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故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運羊無成轉  
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鄧訓知大功  
難立上言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  
人蜀諸葛亮傳九年葛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十二年亮悉大  
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  
裴耀卿傳耀卿同門下平章事充轉運司於是置河陰集津三  
門倉引天下租繇盟津沂河而西三年積七百石省運費三

十萬緡或說耀卿請進所省勞以明功利耀卿曰此蓋公家盈縮之利爾不可求寵乃奏克所司和糴善哉明年遷侍中李傑先天中進陝州刺史水陸發運使置使自傑始韋堅侍運江淮祖賦所在置吏督祭以优國廩歲終增鉅萬元宗擢為陝郡太守水陸運使漢有運渠起關門西祇長安引山東祖賦訖隋常治之堅為使乃占咸陽壅渭為堰絕灞澮而東江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澮水御苑左有望春樓堅于下鑿為潭以通漕帝為升樓詔群臣臨觀下詔曰關之間尤資殷贍比未轉輸未免銀辛放置此潭以通漕運萬代之利一朝而成劉晏傳代宗三晏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常平使乃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為大抵

運之利害各有四載得書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  
始至天子大悅馳使勞曰卿朕鄴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  
關中雖水早物不翔貴矣漕孟陽傳孟陽加鹽鐵轉運使並蔡  
諸侯治否孟陽氣象渥所至會宿客留連倡樂王播傳播克  
諸道轉運使雖案積缺掌部沂如流点吏詆欺無不彰敗常討  
淮西切於饋餉播引程异自副异尤通万貨盈虛使馳傳江淮  
裒財用以給軍與兵得無乏帝嘉其功國朝開寶九年詔諸  
道知州通判及臨事務官吏宜令諸路轉運使廉訪其能否第  
為三等歲終以聞以臨事簡慢所蒞無狀者為下恪居官次戡  
務粗治者為中尤異有殊績者為上當行大誅賞焉

范旻為淮南轉運使太祖謂曰卿家素貧凡所須並借用官錢  
悉以便宜從事不必一一中覆也每歲運米萬餘石以給京師  
時論許其有心計許仲宣為嶺南轉運使會征交州北炎熱瘴  
癘師卒不習其水上未戰死者十二三雖得之不能守因抗疏  
極言其不可又恐論報稽緩即以便宜從事罷其軍分屯於諸  
郡開庫出緡錢賞賜士卒自該矯詔請罪加之降璽書策諭至  
道元年荆湖轉運使何士宗上言執政大臣出領外群申轉運  
司公事只書通判已下姓名上謂宰相曰大臣品位雖崇若出  
臨外藩即轉運使所部按要緊州府不繫於品位也此朝廷典  
憲未可以輕改並仍舊咸平元年上謂輔臣曰請運使按察

官吏使權甚非其人則州縣受弊近地猶易為聽察遠方門難  
便聞太寬則弛慢太猛則苛刻必須平允之吏寬猛適中卿等  
其真擇之 三年秘書監盧道言朝廷命運運使副請令得替  
先批書一任曾舉若干廉勤不識之士曾奏若干貪殘猥濫之  
人朝廷量其否臧以行賞罰事四年以知益州右諫議大夫宋  
太初兼川陝四路都轉運使先是西蜀遼隔緩急應援不及故  
分為益梓利夔四路別置官屬至是又以四路漕輓各司其局  
難於均濟故有是命 景祐元年令諸轉運使副察所部官吏  
能否辯為三等功勤廉幹文武可取利益於國惠及於民者為  
上幹事而無治聲者為次畏懦而貪慢公不治賦減未露濫聲



頗彰者為下並列狀以聞河北河南陝西三路轉運使賜方勝  
練鵲錦袍從河北轉運使劉綏之請也 李仕衡為湖北轉運  
使直宗幸澶州東封西祝供調百万億士衛有力焉李仕衡拜  
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復召為河北都轉使謂曰河朔事重非卿  
不可既至調發得策列郡常有數年之積其餘以濟陝西之饑  
民慶歷中王鼎遷尚書刑部郎中元章閣侍制河北都轉運使  
科卒稅賦事皆躬親吏不得為奸何郊為河北都轉運使郡縣  
官吏望風而庸勅太原師梁適病不知退及內官蘇安靜怡龍  
不法王素為淮南都運所布耳目甚廣人入者素坐視其家莫  
敢為非李絢字公綽景祐中及第授大理評事通判邠州召試

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未幾除京西轉運使時呂文靖執政好  
擢用竒材請曰朝廷之制未常有釋褐再任為運使者以學士  
才器高爽故有以授宜副朝廷之意詢到任有澄清之志歐陽  
修出使河東開營田以贍邊儲至今賴之初執政委修以河北  
之漕亦幸其不識而汙沒其才修至頗稱其職

#### 四六

全篇伏番夙膺詔旨外領計臺卿月有光望著朝廷之右  
使星所舍福均頌海之南伴同甸畿稍應律令不頌款地  
上流錢之斂庶大蘇水中或距之餘伏惟某官學通群書文  
配古作飛聲冊府向者執能過之闊步禁塗今也維其時矣尚  
記從游之旧首加問訊之勤世豈無王府君未為羈旅之慶公

不一麾江海叨被恩書千里湖山遙瞻使節方有希於餘潤乃  
先辱於惠音大惟某官德履粹溫才猷開濟處更名郡偉聲  
實之兼隆暫屈外臺見事功之咸允雖經畫雅資於管葛而論  
思正屬於嚴徐佇奏加庸即遠近列特紆高誼曲貴踈蹤把酒  
分一日之光功漢晤言之阻占詞妙五雲之体但深藏去之榮  
瞻頌之私教宣罔既

十行賜書拜北闕便蕃之寵 彤襜問俗周幣徼之山川

一封輶傳摠南州飛輓之權 繡節覘風備皇華之禮樂

千般奏集轉粟於闕中 佇奏輸將之最 明朝日講於事功

万賈阜通流錢於地上 進聯清功之班 諸道歲登於財賦

多多益辨 轉輸之寄 九年積 紅粟 玉節六條 除書  
緜緜有餘 清功之班 万户封 紫泥 星輶九歲 使節  
春惟京左之將輸 澄清暫委於宣風 風降玉書 經國預民  
實守國中之轉餉 雅健方思於掌制 虎頒金節 通微應變  
豐足之源 范孟恃澄清 轉輸關中 范滂之轡 中禁  
變通之畧 劉士安取予 澄清天下 劉晏之難 外臺  
謹歲時之豐約 計臺 借籌 良畫 輶傳 聚未圖地形  
權食貨之重輕 法筴 告后 嘉謀 列城 舉鞭登物價  
汶江之舫乘夏水五日而越荊州 生之者衆行為九年之儲  
祁山之師駟水牛連年而向闕右 訖于有成不待三載之收

宜擇心計強明之士歆著流錢之手 兼羨金口之褒加

俾專米鹽靡吝之權必資飛餉之才 十倍璽書之寵荅

持劇晏之鞭當益思於籌筭 觀風問俗遠希孟博之澄清

攬范滂之轡尤刻意於澄清 定國裕民近監士安之取予

謂振揚軍旅之威必先足食 崇兼教誥之權願中都之委積

而協濟封諱之事要在得人 茲為東道之主倚六路之轉輸

地上錢流 一封帑傳 矧番鼎財賦之淵 暫屈經綸之手

日遣人至 千里海隅 而巨海襟帶之險 來持漕輓之權

妙簡清衷 寵陞殿撰亞仙禁之高筆 入覲天光 頸膺紫渥

肅將隆指 任督將輸統神臬之浩穰 親啟使旨 寵耀皇華

巨室一國所慕亟躋獻納之聯 周盧千列方覩不識之才

皇華六轡載馳屢界澄清之戰 積粟九年便茂弗吾之畧

計臺尤急於用度 聚歲貢五十萬緡比其大數 百貨抵昂

中郎實籍於轉輸 餉官軍幾千百計為之有餘 九年蓄積

寵被周家之禮樂 攬轡逐行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存揚漢使之威儀 給餉下絕庶乎成轉漕關中之功

轍中臺之要劇 資通微應變之才 非通材不足濟國用

付一道之事權 致經國裕民之効 非遠畧不足究利源

諫大夫伏滿殿上方 疏三接之榮 龍馬負圖聯內閣遠敷之直

部刺史理輪道中文 見十遠之聳 木牛輓粟皆太倉紅腐之餘

奉常出使外臺增禮梁之華 豈但飛芻而輓粟 流錢地上

寓直傳賢內閣預樹書之秘 蓋將激濁以揚清 持橐朝中

中都啓監久參戎器之除 尺生五材而兵莫去既造器械之修

外部達臺時被使華之這 農用八政而食為先復頌轉輸之仕

臨幹錫節極膚使之光榮 暫借調羹之手 淑氣已勝於閩境

入境宣猷聳斯民之觀听 丕陶珥筆之風 治聲行達於中宸

孟博登車盛識澄清之志 粟盈塗廩資轉餉以毋飢

仲山補衮當收輔弼之功 牒滿鉅筭非神明而執斷

運關中之粟漢方委於蕭何 朱轡皂蓋息波方決於壺山

流上地之錢唐正資於劉晏 金節繡衣歡頌已騰於柱廟

指顧而足以肅清官吏

既推貨殖之抵昂

惟東南財賦之資

災談而足以鎮撫士民

行庖倉箱之儲積

實祀國經常之計

攬轡登車聳百祭之觀听知春生之益隆

聽除書之一札

飛芻輓粟總六路之將輸暢光華之甚遠

藹和氣之到城

幹梭方貨於指掌之上

剗奉之權幾半天下

暫虛八雍

敷陳千里如對面之間

轉輸之利益富序師

重庇一方

帝左右之十年屢膺任使

十旄自浚都而來

自非練達之才

江東南之二路復藉安廉

四杜田周道而至

曷稱將明之任

細札十行光被發中之詔

父老歡呼爭覩皇華之使者

輶車一乘暫浚補外之行

君王記念將用權輿之旧臣



標開闔歛散之權制之在我 擁侍坤維帶拜絲綸之寵

明因革絕張之術利必排商 移轅楚甸逞膽禮樂之華

富邦中之積穀 益結上心之眷知 六轡如組戴占蜀道之星

餘地上之流錢 亟以使指而述報 一節以趨遂近長安之日

再過吳邦依旧皇華之光輝 遂令浩穰之樞 飛芻輓粟之才

重趨魏闕一新使者之威儀 重出掩臨之下 富國強運之業

漢室規風遣八使而巡行郡邑 千艘鼓吹行過渭橋

唐家問俗置十道以採訪歌謠 万里江湖敢忘魏闕

自非蘊攬縉澄清天下之才 原隰戴馳赫矣皇華之選 木牛

何以當持斧督課郡國之寄 轉輸不絕裕然國用之豐 金馬

常平已便關東慈進耿壽昌之賞 透邊周道頓生原隰之光

軍食方資於河內就煩冠子翼之賢 悉勿禁塗行接風雲之使

許元發運而有功就擢侍御史之職 攬轡車中鷹隼殆將擊矣

蕭何轉轉而不絕即加大丞相之擢 埋輪道上狐狸何足算焉

一踏之寄 開闔有經 百吏承風 晏報能算 成賦邦中

九年之儲 將明不撓 九年足食 堊災未黔 流錢地上

飛芻輓粟 幹鹽秩於縣官 佐縣官之調度 夙奉將於使指

攬轡登車 豐儲糧於國用 總使部之輪將 承簡注於澗表

人不容奸廣漢且知於珠兩 消日之吉已聳史民之瞻 六轡

貨雖在遠劉晏悉制於抵昂 現風之特不專財穀之討 百城

# 提刑

總說

漢恭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持斧以出討賊盜此其任也  
國朝會要淳化二年詔諸道轉運使各命常參官一人專

知糾察刑獄公事始以司門董循等為之三年四月詔始稱提

點刑獄景德四年六月

真宗詔官提點諸路刑獄公事始

分屯田李拱等為之

真宗景德丁未始置提點刑獄朝臣

使臣為之

天禧四年加勸農使兼提點刑獄事俄改提點刑

獄勸農使使臣為副使

天聖六年悉罷八年復致大中祥

符四年以資政殿大學士向敏中等磨勘提點刑獄朝臣使臣

課績文字第為三等帝以磨勘文字示王且惟兩斷朝臣使臣

自及

不奉判雪活死罪者定為二等餘皆有責罰或奏議不當並為  
第三等仍無可升第一者須旌賞為激勸

嘉祐中又以武臣同提點刑獄名不得人遂罰之 至和元年  
置提點京畿州刑獄官二年罷 治平元年開五月罷提點刑  
獄而以委轉運司 熙寧十年復置提點京刑獄官得與文臣  
奉元數分半

故事

國朝慶曆初王鼎擢江東提點刑獄是時仁宗易置大臣  
欲有所為迂擇諸路使者令按奉諸不法鼎為轉運使楊  
紘為判官王緯在京東大稱嚴肅多所奏劾官吏怨之指以為

三虎又提點河北刑獄摘發賍汚所案問於貴勢元所借  
熙寧十年以館閣校勘丁執禮權發遣河北西諾提點刑獄上  
宣諭曰朕惟河朔地重慎選監司故以舊御史為之又曰卿職  
在刑獄益賊最急宜用心督捕

#### 四六

全篇疏息中禁特憲外臺老較旦之視章露威名而載路  
芘休所遠祈舞推均以持斧勝之直指而州郡振單軍糞  
遂徂行而盜賊于是皆仕以行義之當然亦有奮不顧身而若  
此有加上春委重使權迫絕前聞宜符公論某官心在王室身  
為儒宗蹇蹇匪躬進擅擊彈之香溫溫維德出高豈弟之風方  
深蒲座之知勉狗琳官之請值鄰邦之竊發鼓適成以長駟士

憂避尾之後行人皆畏首而餘幾獨軫納遺之念力行緩溺之權  
聞其自新恃以無恐謂道之將與命也其仁者必有勇乎鎮州  
詔行衆危韓愈之從事平原奏事帝識真卿之為人陰功擴被  
於百城想賞鼎未於雙闕暫仰先驅之寵允為大用之陞

小大之獄不能察惟務平反 攬轡登車已播 澄清之套

輕重諸罰皆有權便加明允 衣繡持斧豈煩 誅戮之威

謂律令蓋非所以先也 有能持近厚之心 事有作已成皆

在帝皇不得已而用之 方可布好生之德 才無施而不可

聲光熠輝而清風襲人 不暇埋輪當諾已為之震恐

旌節駢闐而和氣滿野 無煩攬轡遠方咸德以澄清

轉呻吟而作謳歌 上禪聖世幾拱而不用之成康

化奸宄以為淳朴 下使加師知欵哉惟恤之堯舜

周結奸於司寇中成不式之風 人謂不寬已積於張之德

舜作士以臯陶遂致欵從之治 刑幾致指入承文景之君

匪藉循良之吏何以推行堯王不忍之心 資五聽之平反

惟德慈惠之師庶幾能宣聖人好生之德 慰九重之欵恤

登車攬轡周知吏治之庶會 向陽州之踏章會夫為之引出

靈冕褰帟盡察民情之利病 暴公子之持斧上賢得以薦延

公明並用靡間寬濫之民 獸在山而木採藜藿豕鹿為多

威怒兼行益召中和之氣 剗當道而肯問狐狸畏威者衆

萬乘泣辜隱宸衷之惻怛 雖未禫聖化之措刑必使無訟  
三章按讞出膚使之哀矜 而竊慕古人之理獄自以不寬  
平反無濫將恢漢網之潤沫 人不自寬雀扉疑於穿屋  
欵恆有加誕布周家之忠厚 听使無訟燕獲理於爭巢  
片言拆獄豈惟五聽之無寬 有德惟刑罔或干予正者  
八使宣風坐使十城之皆肅 片言拆獄必也使無訟乎  
季諾片言素優拆獄 雀鼠牙角訟端競起 攬澄清之轡  
咎繇淑問祇允獻囚 猪灰碓豆疑獄常多 頌寬大之書  
片言拆獄 桴鼓之声 囹圄之空 善入之法殺勝殘  
八使宣風 園扉之草 絲綸之下 君子之議緩獄死



顧無子跽之片言

分道置使

金科玉律

載揚欵恆之仁

局輸文王之庶獄

蔡吏按刑

鷲臺風閣

允副澄清之志

廣臯陶在泮之風

平反惟允

肅膺春詔

頌行臺於劇部

成虞舜盡衣之治

刺奉迺中

榮按祥刑

按多獄於屬城

哀衿本聖人之意

榮擁使輅

水鏡無庇

將何補於事功

番克資典獄之官

總持刑柄

權衡不撓

徒有慚於面目

握百城慘舒之柄

決獄以恕

吏知守法

茲不犯於有司

提一方生殺之權

平反以情

人不稱冤

彼馬知於帝力

正當狼虎可畏之諾

載歌六轡既均之詩

洗印以聞於三日

褰帷先動於百城

亦在鷹隼方擊之秋

恐有一節以走之召

若聽斷則存至公之心 至於郡邑之政必考其優劣  
而欵恤不過有司之事 與夫小大之吏當察於賢庸  
無為姑息徒歆希寬厚之名 周爰咨度駟騏之我馬載馳  
當示威嚴然後稱刺奉之職 遠有光華原隰之皇華不易  
凡一時事業之設施 環林圓海坐規問廣之儀 重詔疏榮  
迺平借詩書之張本 廣廈細旃樂聽巍冠之講 繡衣將命  
攬轡而已示澄清 昨日私今日公勿謂有蘇章二天之庇  
褻帟而欲開視聽 頑夫廉懦夫立若皆問百夷百世之風  
泐漢朝之制以六百石而掌奉詔條 既刺奉不私於勢利  
稽唐室之令於十五道而分為採訪 故觀瞻咸踈於風聲

其在刑獄則有提點發運之號 至於規風俗而究愆惡之繇  
如接州縣而為巡察黜陟之名 與夫察官吏則有賢庸之別  
雀鼠無爭必能若詔伯聽行露之訟 非徒重循行之權  
狐狸何畏可無愧張網埋都亭之輪 亦無負澄清之志  
訊誣誦之美刺以審乘樂簿書之煩省以審尖滯播紳聳動  
視墾田之盈縮以稽本末賦役之薄厚以稽于濂原臨增光  
旃節未前聚星華之可想 屬參景德按刑之章併除兩使  
登車逋逋溢與訟之已具 庸輟咸平帶御之戢共察一方  
屬鞮而恃天衣儀已亞於後塗 如得其情則曾子務於哀務  
把縵而莅星臺任獨隆於使者 閱實其罪則呂侯貴乎審克

方佇荷橐之拜 千里上游暫著平反之喜 領期共美於寵光

儼交蕩節之行 九閩帝所即期趨召之歸 列節聳聞於風采

皇華有光方下載馳載驅之間 相望兩地平反皆歆於得賢

其崇聽訟將與勿剪勿伐之思 所謂一天臨遣莫如於圖奮

冊筆誠刑寵持節 光生治辟 西掖出綸望宸旒而拜賦

皇華改飾近在日幾 咸疎屬部 南州摠憲揚使節以生光

知翁翁藏器豈薄書獄訟云乎 羊皆懼於箭蕃敢期淑問

謂虞舜好生亡歎息愁恨可也 魚或容於漏網尚屈皇華

朝廷於外在而歷輕 本夫省覽風俗而後命 孰為是孰為非

監司於它官而尤重 專以提點刑獄而為名 某可賞某可罰

夙持謹節之嚴

惡雀皆變好音

爰出頤於祥刑

玉節冊書

勸協穆刑之王

枯木皆含生意

佇坐清於庶獄

金科繡斧

從重莫父從輕

囊橐鮮權利之習

庶獄庶言以罔兼

枉直

夫入不如夫出

析揚無請寄之奸

匹夫匹婦而失所

輕重

恤刑過臯陶

好生之德

子元駐車妙聞尖遣

崇擁使輶

聽訟如召伯

幾措之刑

晏倚行縣多所平反

總持刑柶

儻非忠厚明允之資

書囹圄而虛空

易部之除

平反

莫副仁聖欽恤之意

畫衣冠而不紀

總刑之寄

致恤

仰酬欽恤之誠

兩听

白簡

素節清規表儀於鄉黨

致奉丁寧之訓

五辭

綉衣

闕歆深讓潤色於朝廷

既評八辭以為之儀 寧夫不經惟臯陶然後稱士師之任  
又求三刺以斷其中 例用中罰非蘇公不足充司寇之官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五十三